

## 纸与影里的“掏碳汉”

王磊斌

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拿到其日记本，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他们之间的感情，晓霞这样写道：“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田晓霞的去世，对少平来说是深重的精神创伤，如何疗愈这场创伤呢？孙少平选择了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麻痹自己，去掩盖伤痛，所以他又选择回到了大牙湾煤矿继续当一名平凡的“掏碳汉”。原著这般写道：“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少平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孙少平对大牙湾煤矿充满了信赖、深情与挚爱，没有那里的劳动，他很难想象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只有踏进那块熟悉的土地，他才有可能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这也契合了路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煤矿成为了孙少平最终的归宿，故笔者在此截取大牙湾煤矿里的孙少平，也就是孙少平的矿工生涯，比对电视剧与原著，谈谈这位纸与影里的“掏碳汉”。

### 关于煤矿书写的差异

大牙湾煤矿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人，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原著，孙少平确是大牙湾煤矿的中心人物。但是电视剧相较原著，又故意强化了孙少平人物形象的立体构建，将许多原著里本不属于其表现的内容划归到了他的身上，甚至于将小说中本来隶属于其他矿工的行为举止或故事情节都集中移植灌注到孙少平身上，而将之化为衬托

孙少平品行的辅助人物。这样有意为之的处理，放大了孙少平形象的同时，却弱化了原著中对煤矿整体环境、煤矿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从而使得电视剧本身少了一份关于人的生存哲学的厚重感。可以说，小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追求给历史或时代一个深厚的交代，而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则更多地想博取观众的认可。

“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大巷里矿车飞奔，灯火通明；掌子面炮声轰响，硝烟弥漫；成千上万的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轮番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们称之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飞速转动的煤溜子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从地面流进车厢，流向远方，然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地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得机器转动起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读过这一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煤矿生活以热火朝天、铺天盖地的作业过程和气魄扑面而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前，路遥以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方式到铜川鸭口煤矿深入体验生活。路遥在鸭口煤矿，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生活吃得越透彻，笔下的文字便越真实有力。原著在专注于描写矿工生涯期间的孙少平时，都会伴有大段大段的描写矿工作业环境与煤矿社区空间状态的文字，对煤矿工人的生存境况也有颇多的评价，反映了路遥对煤矿的深刻认识与独到理解。

电视剧由于难以再现原著中的煤矿生存景象，从而进行了弱化，使得电视剧在表现煤矿环境与生产场景时，其取景不多且多为重复的造景与画

面。观看过电视剧后，观众就煤矿场景而言最为深刻的有三处。第一个场景是在矿井之下，多用黑暗的煤炭和矿灯微弱的灯光表现，重复矿工们在放完炮后火速搭建钢架和木柱的劳动场景。第二个场景是在煤矿的澡堂子里，这里多用石灰色的澡池和热气腾腾的烟雾表现，矿工们成群地在澡池里泡澡，简陋中透着惬意。这两个场景书中也有描写，但不像电视剧表现得那么频繁。第三个场景是简陋的电梯从矿井底部往上升的场景。此外，关于煤矿场域的书写，电视剧将原著里本由作者亲身感受所形成的心理旁白转变为了孙少平的台词，从而增加了孙少平的戏份。比如对煤矿井下工作程序的叙述文字，到了电视剧里变成了孙少平向来参观煤矿的田晓霞介绍的台词。王世才牺牲后，作者对煤矿工人生死的感慨变成了孙少平深情念诵的悼文，许多书中本是孙少平无声的心理活动变成了直白率真的表达。可以说，原著的叙述有着散文般的抒情气息并间夹着议论，人物的刻画与游离性的情境书写或评论文字并不冲突，反而会使读者更深刻地读懂人物的内心。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旁白太多直接显得演员的表演苍白无力，更剥夺了观众们想象的空间。

煤矿工人是一群生活在特殊空间里的流浪者与漂泊者。关于矿工生存境遇的呈现，原著是单独剥离出来描述的，没有刻意营造一种他们与主角孙少平的离析，甚至将孙少平也归结置身于这一环境之中。而电视剧却为了突出孙少平是一个在平凡的煤矿世界中不平凡的人，故意突出其独特性，增设、改编了许多场景。就比如电视剧里矿工们干了一天的体力活洗完澡后都急冲冲地走了，而孙少平则停留在半道上闭眼面朝天空，静心感受着温暖的阳光，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看见后对孙少平说：“看见没，这有家室

的工人，马马虎虎洗个澡就急着回家，和孩子老婆喝酒吃菜，这没家室的光棍们就到职工灶上，胡吃海喝一顿，这就是咱煤矿工人自己的太阳。”王世才的这番话在原著中是一段旁白，应该发自作者的心声，电视剧则变成了这段颇有总结意义的台词。这样的场景设置，表现了孙少平较其他矿工的与众不同，他没有深陷大多数矿工的世俗生活里，矿工所追求的女人和饭食其实就是性与物质，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说的最底层，而孙少平相对来说则有着更高层次的精神欲求，感受阳光寓意了孙少平体味生命质感的过程。

电视剧有意凸显主角孙少平，故而弱化了矿上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王世才牺牲的那幕场景，原著中写道：“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这段描写其实很重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雷汉义与王世才之间深厚的友谊，彰显了矿工兄弟间那种深沉的情谊，也突出了雷汉义的重情重义。而电视剧版却省略了这一幕悲壮感人的场景，甚至将雷汉义的举动移植到了孙少平的身上，深厚的矿工兄弟情变为了深厚的师徒情，这也显得其他矿工兄弟有些冷漠无情。著名的煤矿作家刘庆邦曾说过：“用文学眼光看煤矿上的死亡，死亡总是拖着长长的尾巴，这尾巴是由活人扛着，他影响和波及着后来者，使后来者的生活和心灵变的残缺不全。”惠英嫂在丈夫王世才牺牲后来到矿灯房工作，孙少平每次上下井总在惠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原著是这样写的：“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些。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中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是传

出一声关切的叮咛：‘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热泪濛濛。惟井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体会这一生叮咛多么令人温暖。”原著这一幕虽只有短短百余字，却蕴含着未说出口的脉脉温情，隽永地道出了两个孤独的人相互扶持的默契与依赖。而到了电视剧，这一幕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变成了孙少平轻松、坦然甚至带着点小骄傲地跟同伴说道“我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比我的矿灯更干净些”，将原著中那份人情韵味一下消解了。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剧是直观的视觉艺术，不及文字含蓄蕴藉，另一方面也是电视剧导演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特意表现孙少平与惠英嫂之间关系的“纯洁”，以此来回击矿工们的非议之声。

### **关于苦难叙事的减压**

路遥对于苦难有一种执着的书写情怀，甚至赋予了苦难叙事以浪漫主义的性质。“苦难使人崇高”的悲剧体验，也是路遥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平凡的世界》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苦难意识，其中的人物大都经历过苦难的洗礼。路遥用质朴的笔触描绘平凡人的苦难，而苦难里的主人公孙少平对苦难有着独到的见解：“不要害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苦难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孙少平承认苦难的生活，接受苦难的压迫，最终也超越了苦难的束缚。要论孙少平遭受的苦难，最为集中的阶段便是其大牙湾煤矿的矿工生活。在这一阶段，他的思想灵魂经受了苦难的考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真正走向了成熟。师傅的死和恋人田晓霞的牺牲，以及在一起煤矿事故中为了救人而在脸上留下永远抹不去的印记——一条长长的伤疤，其所经历的苦难已浓重得无法再浓重，但是孙少平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

而屈服于生活的表象，而是在煤矿的生活中重新定义了生活的意义。就像田晓霞对孙少平的评价一样：“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可以说，小说《平凡的世界》就是聚焦苦难，书写苦难，绽放血汗浇灌下的苦难之花。它写尽了平凡人的渺小、心酸与迷茫，然后以苦难叙事独有的丰厚、复杂和粗粝，回应当下时代迫切的精神诉求。

相较于原著，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有意在苦难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压”，也就是在叙述苦难时故意将苦难所引起的焦虑、紧张、愤怒、痛苦等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发泄与疏导。加之电视剧作为一种“客厅文化”的影视作品，叙事节奏本身就相对舒缓，进而让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显得舒心平和。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就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这样谈到：“生活就像电视剧里不时出现的镜头一样，总有纷纷扬扬的雨雪覆盖，但心里要有阳光有灯光。”

在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中，简陋的电梯从矿井底部往上升的场景出现次数最多。该场景镜头是对着黑色的井壁不断往上升，背景声是链条滑轮的摩擦声，色调是从暗到明。煤矿工人常年工作在地层之下，他们自然会对光明和自由充满向往。然而这一幕与原著的描写却形成了一种反向交错。原著中对焦的是下井的过程，“随着井口旁的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矿工“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原著在基于现实的基层上侧重苦难叙述，故而更多的是坠向黑暗，而电视剧却故意设置为重返光明，如果仿着原著描述电视剧的这一幕大致应该是：“沿着黑暗的井壁，链条发出了清脆舒心的声音，铁罐笼不断往上升去，黑

暗渐渐褪去，阳光出现了……”这样一对比，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原著喜好于一种沉重的苦难书写，而电视剧却有意提取光明，表现为一种乐观积极的倾向，这是光影调和上的苦难减压。

“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价转动了……”原著中王世才为救安锁子牺牲后，雷汉义并没有让孙少平和安锁子护送他们师傅的尸体出井，而是让他们继续留在井下干活，煤井下的工作就是如此无情，就像不停歇一直旋转的煤溜子，他们必须忍着巨大的悲伤和痛楚继续挖煤，也许这矿井底下的空气中还依稀弥散着他们师傅死前所呼出的最后一口热气，这是多么沉重而又无奈的苦难。而电视剧故意改编了这个片段：王世才牺牲后，孙少平用自己那发黑的毛巾擦拭掉师傅嘴角的鲜血，然后十分庄重地关掉了王世才头顶上的矿灯。这里的矿灯也象征了矿工的生命，当生命还在，矿灯能倔强地穿透矿井下的无边黑暗，矿灯确实比一般的灯都富有能穿透生命的力量，当矿工死去，那么他们头顶上的矿灯也就该结束了它的使命，熄灭然后消褪在无尽的黑暗里。当王世才的矿灯熄灭后，大家都流泪哭泣，这是巨大悲痛的合理宣泄。接下来镜头马上转变为众人整齐地将王世才的尸体举过头顶抬着上了井，这是对一个敢为他人而无私付出的矿工最为隆重的葬礼，可能是巨大的悲痛还存滞留，于是电视剧特意加了一幕场景，就是矿上特意开了一场王世才的追悼会，而在追悼会上，孙少平也宣读了矿上之前没让通过的悼词，至此王世才的牺牲所带来的巨大悲痛也合理宣泄完毕了。电视剧这样的安排自然也让观众的心理好受了许多，而原著中王世才死后并没有开追悼会，只不过是“医院后边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罢了，冰冷

荒凉的苦难在这一笔带过的描述中达到了极致，让读者心里的悲痛愈加浓重，久久无法消散。

电视剧通过故意重新调整事件发生的顺序，也达到一定的“减压”目的。比如原著中田晓霞来煤矿见完孙少平，在后来的一次通信中谈到对她颇有好感的高朗，这让孙少平自卑与嫉妒的心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孙少平忧心忡忡，心里犹如一块巨大的重石压着，但是他还得每天高强度的劳动，后来师傅牺牲了，孙少平一下子背负了双重的压力与悲伤，读者每每读到这都会心疼孙少平，为他的坚强而感到诧异，但是心情却异常沉重。而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有意调整了这些事件的顺序。剧中先是田晓霞的那封谈及高朗的来信，孙少平也在狂奔中得到了合理的宣泄，后来田晓霞出现在了煤矿，她将自己与高朗的关系澄清并表达了对孙少平的爱恋，两人山盟海誓，这时的孙少平在爱情上无疑是最幸福的，然后电视剧才拍到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的意外牺牲，这样他所承受的悲痛也就只剩下了一份，不像书中那样在承受师傅离去的巨大悲伤中还附着对自己爱人的顾虑与担忧。事件发生顺序的调整使得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较原著里那样的深重苦难疏导了不少的压力。

除此之外，电视剧里的孙少平只要遭遇到忍受不了的侮辱或是嘲笑就大打出手，比如与安锁子的两次打架，这在原著中是没有体现的。编剧如此安排，让愤怒的孙少平通过报复得以宣泄，这不仅为深陷苦难的孙少平出气，更为愤愤不平、好打抱不平的观众减压。其实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如此安排是为了更好地去表现孙少平这个人物的性格张力，去有意消解深重的苦难，如王世才牺牲后孙少平的一系列举动都更加突显出了孙

少平的重情重义，使其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更符合现代观众口味的人物形象。但是相对原著中的孙少平，电视剧版则少了一份深沉，少了让人无限品味、无限遐想的空间，电视剧将孙少平的形象和性格框定住了，这是作为侧重表现艺术的电视剧不可避免的局限。

### **关于人物性格的“细微改造”**

小说原著和影视剧最好的状态是在精神气质上维持平衡。改编者固然应该创造，应该截长补短，但是，他的主体性的发挥是有边界的，是服从性的；他不能随意改变作者的创作初衷和价值旨归，不能改变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基本内核和发展逻辑。

在原著中，孙少平的性格更具内倾性，路遥通常采用独白、旁白的方式剖析孙少平的内心，显得理性有余，但又冲淡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关于这一点，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做了一定的有效处理，孙少平的性格被进行了细微改造，较原著而言其人物性格更加阳光、直率、果敢，善于表达，对别人更加坦诚相待，心底无邪，他的喜怒哀乐不加掩饰，进而显得更加至纯至真。就比如在电视剧里田晓霞跟随孙少平下了井，离别之际，孙少平当着众多的矿工兄弟拥抱着自己的爱人，还说了许多海誓山盟，甜言爱语。矿工兄弟们无意间作了这充满爱意一幕的背景，当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一声令下，大家都关掉了头顶上的矿灯，好在黑暗中让这对恋人记住彼此最后的温存，这一幕设置得非常浪漫，非常富有表现力，而原著中的孙少平可没有享受过如此浪漫的待遇。

真性情的孙少平更接近于一个鲜活的人，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在电视剧里的矿井下，爱搞恶作剧的安锁子在井下的作业面随处一个地方拉了

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地方找他丢的东西，结果让孙少平抓了两把屎，安锁子和众人都嘲笑老实的孙少平。孙少平对此很生气，慢慢走到安锁子的面前将手上沾的屎抹在了安锁子的脸上，两人因此动手打架，最后还是被他们的师傅王世才劝开的。而在原著中，孙少平被安锁子哄骗得摸了屎之后“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这一描述与其在求学或黄原打工时所表现出来的吃苦、忍辱与牺牲精神倒是一以贯之了。也是在井下，孙少平给无聊的矿工们讲《红与黑》的故事，当讲到男欢女爱之事时，安锁子就像发疯一样把孙少平的书毁坏了，电视剧中孙少平很生气要打安锁子，而书中孙少平显得十分平静，只是在心中骂一句：“唉，去他妈的！书毁就毁了，只能另买一本……”然后便息事宁人了。相比较原著中孙少平的隐忍，电视剧里的孙少平更多的表现出了一个掏碳汉的血性，他敢怒敢言，敢于大打出手，多了份顽强的反抗，而不是一味地去隐忍受辱，咽下苦水，去很理智地为人处事。在煤矿这个粗犷且恶劣的场域中，个人要想获得尊重与威望，多采用粗鲁的暴力手段来夺得控制权、话语权，电视剧里的孙少平更自信、坦率、直白，甚至表现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当有的这种血气方刚的冲动。小说的成功改编需要影视导演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而不是单单停留在简单的照搬照抄层面。镜头语言作为文字文本影像化改编的工具，自然是导演赋予人物新的解读、新的形象、新的生命的重要手段。关于这一点，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针对孙少平性格上的这一点的细微改造还是相当成功的。

电视剧在强化孙少平对安锁子的对抗冲突的同时，也细腻刻画了他与安锁子之间坦诚相待的兄弟情谊。为此，电视剧有意增设了一个场景：当

孙少平边挖煤边背着化学元素周期表时，安锁子感到非常好奇便上前询问，孙少平耐心地向安锁子介绍起来煤炭与石墨、金刚石之间的关系。孙少平甚至还跟没有任务文化基础的安锁子分享了自己的想法：“钻石的形成它经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不过这世上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它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但有的呢，它就像石墨，软得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有的坚硬是就像钻石，经过千锤百炼，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煤块了。”孙少平介绍得很通俗易懂，还带有一些人生启发。这煤块也寓意了此刻的孙少平，但是经过苦难的磨练，他终究会变成坚硬的钻石。而这一喻示也喜剧般地通过粗俗的安锁子之口表达了出来：“你是说那玩意就跟人似的，有的人吧，就跟钻石似的，值钱，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就咱们这帮玩意，就跟老煤块子似的呗。”这样的场景增设，不仅增强了电视剧的喜剧效果，也在不知不觉中契合了原著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更表现出了孙少平的待人诚恳与大度。

除了场景增设，喜剧化的处理也体现在人物语言移植上。比如在电视剧中孙少平和安锁子等众多光棍男矿工一起蹲在煤矿的墙栏边看着女人走过，安锁子看到两个女子正缓缓走来对着嘲笑他的孙少平说道：“怎么了，看女人犯法啊？”孙少平看了他一眼说道：“看，我也看，直看得你路都不会走，最好再摔个大马趴！”然后和众人一起笑着闹着。原著中，这番话语的发出者可不是孙少平。但是这样的处理，反而使得孙少平更多了份真性情，体现出了其和矿工兄弟们真正打成了一片，融入到了矿上的生活。

孙少平在农村与城市所经历的自卑、焦灼与漂泊感，在大牙湾煤矿这个混杂的交叉地带得到了缓解。关于孙少平来煤矿前后的变化，原著倾注

了大量的笔墨。原著中，孙少平是满怀希望地来到大牙湾煤矿。大牙湾煤矿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相接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当孙少平为煤矿雄伟的气势和矿区“一片繁星似的灯火”激动时，同去的那些干部子弟却满是牢骚与绝望，想着混一段时间便让父亲将其调离。井下生活是严酷的，紧张、危险让人透不过气，让第一次下井的新工人不寒而栗，但和别人不同的是，孙少平已经有过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所以比起那些准备离矿不干的干部子弟来说多了几分从容。从上班的第一天，孙少平就意识到挖煤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他身上恰恰具备了这种男子汉气概；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比别人干得出色，样样都想争第一，令那些偷奸耍滑的矿工相形见绌。那些干部子弟的手表、皮箱、时髦衣服都是靠父母置办的，在他们每月旷工，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时，不得不廉价出手，勤劳的孙少平成了这些生活用品的拥有者。劳动让孙少平第一次骄傲地挺起胸膛，收获了人的尊严。首先他的工人身份得到了解决，跻身到了公家人的行列；其次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了自身价值，获得别人的尊重；此外，在矿井，人们的生命与情感被强制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必须互相信任依赖，结成以“班”为基点、被统摄于煤矿之下的集体，来对抗不确定的命运。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加之情感认同，照亮了他曾经自卑、闭塞、苦闷的内心世界，这也理应促成了其性格向更自信、更坦荡的方向转变。当然这样的处理，也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比原著更体现劳动的价值，也符合当下时代对青年的想象和需要。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文学改编的作品不断涌现，二者相互借鉴又相互成就，但在融合过程中难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差异。《平凡的世界》

是严肃文学，规律告诉我们，严肃文学更多是作者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以及私人情感的抒发，而电视剧是大众艺术，是要被众口调和的艺术。所以，越是严肃文学，个人化的痕迹会越重，改编起来就会越难。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较小说而言，在煤矿书写、苦难叙事、孙少平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创作差异，这也是尊重原著与满足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所导致的结果。也正如电视剧的编剧温豪杰所说：“原著特别淡化情节和语言特点，但根据戏剧要求，反而要重新强化、张扬；原著风格磅礴，喜剧性弱，剧中专门在一些人物上挖掘了喜剧成分，同时把原著隐藏的浪漫情怀更加显现。”同时他还说：“改编《平凡的世界》，原则上要对原著怀有敬畏，忠实他的灵魂，不能以改编多少的比例来衡量，再大的改动，哪怕是百分之八十，事件和人物，灵魂和文学性都是原著的。”无论如何，在当今的娱乐泛化时代，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无疑也是一颗璀璨明珠。它如原著一般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举火把的启示者，真正走进了众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平凡人们”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孙少平最后的结局皆是归宿于煤矿，其实路遥没有给孙少平一个明确的结局，而是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体现出了一种政治英雄的余韵。从煤矿开始，孙少平踏上新的人生征程，从孙少平一贯的生活态度与坚韧向上的生长性格，他的命运还在继续发生变化，而且肯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故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亦激励着原著读者或电视剧观众面对苦难，向阳而生。如此这般，《平凡的世界》便真正成为了众人心中那个不平凡的世界了。